

一对怨偶

□邱蕾

叔和婶结婚快五十年了，可是，关系一直不好。

每次家庭聚会时，婶子都像个祥林嫂一样，喋喋不休地跟亲友们控诉叔的各种不是：叔从来都是自作主张，有事不和她商量；叔从来没有到她单位上接她下过班；姑霸占了叔给婶子捎来的鞋子，叔知道了无动于衷；姑趁婶子不在家把缝纫机搬到自己家据为己有，叔知道后仍无动于衷；叔从没给她买过衣服买过礼物……

面对婶子的指责，叔辩解说，他从小到大父母就没怎么管过他，大小事都是他自己拿主意，所以根本没有和人商量的习惯。接老婆下班这种事，他觉得无聊，都是成年人了，又不是小孩子会迷路，一个大活人，为什么非要人家去接呢？再说自己单位离家很近，下班直接回家做饭才是最佳选择，难道还要舍近求远地跑去接她再回家烧饭？吃饱了撑的！姑拿了自己家的东西，又能说什么？还能为这跟她们断绝关系不再来往？冲到她们家把东西再要回来？毕竟是自己的亲妹妹，这种事放你身上，恐怕你也做不到吧。至于买衣服，这么多年了我自己都不给自己买衣服，再说你有工资，自己想买不就买了？非得让我给你买，有必要吗？万一买着不合适，还得退货，不是给自己找麻烦？

他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谁对对方都有一肚子怨言，所以每次过年聚会，我们就总是要听着叔婶二人你控诉我辩白作为下酒菜。

现在，他们老了，婶子坐上轮椅，叔叔退而不休，比过去上班还累，因为一年无休，要全天候照顾婶子。聚会时，婶子仍旧诉苦抱怨，除了过去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，又有了新料。比如她让叔给她买豆浆，那天下雨叔不肯去，还说出一顿不喝又死不了这种混账话；菜没摘干净，是故意给她吃烂菜叶子，因为叔给她做的菜就没顿应心的，不是嚼不烂就是咬不了。叔成天喝酒抽烟浪费钱，还看篮球，你们说看篮球有什么用？

叔依然急躁地辩解了一大段，最后也开始诉苦：我天天这么伺候她，不说有功劳但也有苦劳吧，不求表扬，别老骂我挑我刺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是，无论我怎么干，都捞不着她半句好话。

听了那么多年他们二人的互相抱怨，我们也多少了解为什么他们总是彼此不满。他们都只盯着对方的缺点不放，拼命攻击，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，都觉得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好，而且自己才是最正确的，该改变的是对方而非自己。

想起多年前婶子曾跑来我家哭诉，说那天为了点事儿子跟她吵，最后儿子说让她去反省反省。她很生气，当儿子的居然让母亲反省？反省什么？她一个当妈的有什么可反省的？

我们悄悄议论，他们把原本可以美满的日子硬是过得鸡飞狗跳、人仰马翻，看他们现在这个思路，会继续乌烟瘴气下去。



软 肋

□猫

在我高一的时候，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，从那时起，我住在农村的祖母就变成了我家的常客。那时候她已经年过七十了，身体瘦弱，只有七十多斤。因为自己的儿子生病了，需要很多钱，她顾不上自己老迈的身躯，去地里给别人打工挣钱，只为了能给儿子补贴一点家用。

因为我父亲吃的止疼药，需要我母亲每半个月就去某大城市购买一次。所以，每打上半个月工，祖母就坐上班车来到城里，给自己的儿子买菜做饭，走的时候再留下一些钱，自己只剩下回去的路费。回去以后，她继续打上一段时间工，再来城里给儿子买菜做饭，走的时候再留下钱，只剩回去的路费……如此往复，在我父亲生病的三年中，祖母来来回回不曾间断。

母亲曾经想让她别每次来都给钱了，叫祖母自己留着，而且这些钱在巨额的治疗费用面前确实也是杯水车薪。但奶奶坚持要给，说：“斤上不能添，两上也要添”。就这样，她用自己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，不断地补贴自己病重的儿子。

然而，上天却没有体谅我们的心情，还是夺去了我父亲的性命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世间最痛之事莫过于此。在出殡那天，奶奶悲痛欲绝，哭得背过气去。自那以后，每次我回农村，都能听到她念叨：

“为什么你爸就这么命短，好好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，奶奶为什么不能把你爸换下来……”

“你真是长得越来越像你爸啦，说话也像，吃饭也像，穿衣服也像。”

“我看到你，看到你妈，就想起了你爸。要是你爸还在，你们回来家里就满满的，多好的一家人……”

“你有没有梦到你爸，为什么奶奶梦不到他？”

“你爸小的时候啊……”

“奶奶不想你爸了，真的不想了……”

转眼已经过去四年了，奶奶还是在为父亲操心着，每次回去，她都叮嘱我说：“你逢年过节，一定要记得给你爸去烧纸，多去看看他。”我想安慰奶奶，可是看到她干瘦的身躯、苍老的脸庞、浑浊的眼睛，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曾在《秦岭无闲草》中看过，一个叫曾周的年轻人，在秦岭研究大熊猫时不幸坠崖身亡。他的父亲多次从广东来到秦岭，翻山越岭来到儿子的墓前，只是为了在儿子的墓碑前静静坐上一天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最后一次来到秦岭，来到儿子的墓前。他对着大山喊道：“周周，爸爸来看你了！爸爸老了，以后爸爸就来不了啦！”

“我活得太久了”——说这句话的，是一位失去女儿的独身女人，她在红十字会签署了捐献遗体的志愿书。

孩子是父母一生的软肋。

“明天，破晓时分，

当田野微明，我就启程。

你看，我知道你在将我等候。

越过高山，穿过森林，

在远离你的世界里，我片刻也不想停留。

我默默地思索，孤独前行，

外面的世界，不看也不闻。

我弯着腰，背着手，步履匆匆，

满心的忧伤啊，白昼也如黑夜降临。

我不凝望那金色落日的辉煌，

也不远眺驶向阿尔弗港湾的风帆，

到达时，我将在你的墓旁，

放一束翠绿的冬青，和一把盛开的欧士楠。”

这是雨果写给故去女儿的诗，“满心的忧伤啊，白昼也如黑夜降临。”

最想做的事

□魏霞

还没有解封的时候，我们曾听到一档节目的话题是“疫情过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”。爱人扭头问我最想做什么，我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那还用问？回家看爸妈。”那时我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见到爸妈了，这是近几年以来，没有见到爸妈间隔最长的时间。

爱人回敬了我一眼，也不示弱：“还说呢？你得感谢我。若不是我催你年前挤时间回去一趟，晚上你才睡不着觉呢。”

在这件事情上，是得感谢爱人。平时不到一个月我就会回家看望爸妈一次，如果有事情耽误了，心里就像长了草一样发慌，晚上辗转难眠。

腊月二十六，我给父亲打电话，让他不要准备年货了，我送回家。父亲说：“不要跑了，路上车多人多，不安全。天冷，也放不坏。大年初二你不是就回来了吗，没几天了，到时候一起带回吧。”我也没多想，就答应了父亲的提议。

爱人说：“初二是初二的事，你挤时间还是回去一趟吧。”我想想也对，就直接送家了。虽然少不了挨了父亲的几句嘟囔，但看出来父亲对我的到来还是满心欢喜的。

谁知疫情严重，回来后路马上就被封锁了起来。我暗暗感激爱人的提议，至少不用担心父母吃的问题了。

“你永远不知道，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。”以前看到这句话，不以为然。经过这次疫情，才真正明白它的含义。现在我能够回家看望父母一次，就多跑一次，不给自己留下可能的遗憾。

有想见的人，就去见吧，不要以忙为借口。这世间有很多人，你以为有机会再见的，以为会有下一次，却没想到重逢永远变成了奢望，有多少来日方长败给了世事无常。好好珍惜吧，无论亲情、爱情，还是友情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次分开就可能成为永别。

“N”房东

□桐城小花

复工后租房，找了好几家中介，房子有合适的，就是中介费太高，有要一个月的，有的居然要一个季度的。那天，我从中介出来，寻思还是在网上试着找一套吧。

外面刮着风，我把衣服裹紧。突然一个白色的网球帽刮到我脚下，我没刹住步子踩了上去。那个叫阿哲的男人这时候走过来让我赔帽子。

风刮来的让我赔？赔的话也得让风赔。我的气不打一处出，租个房还能杀出个“碰瓷”的。我边跟他扯扯边朝前走。拐了个弯，阿哲停下来，心平气和说帽子只是个噱头，他是想出租房，但是不想找中介，看我从中介出来，猜我是租客。

原来风还能刮来好消息。但是我不放心他，说这片我很熟，前面就是派出所，敢骗我就拨110。阿哲说不相信他没关系，可以先去看看房子，绝不收一分钱，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叫同伴来一起去看。他还说他不是房东，但是他被房东授权可以转租。我半信半疑。

房子真是不错，一室一厅，装修典雅，欧式风格，窗明几净，价格跟简装的差不多。

我有点迟疑，有点警惕：天下哪儿这么好的事让我赶上呀。我想走，他解释说，本想长住的，疫情中他的公司倒闭了，他想趁这机会回老家，所以这边的房子就得退，但是，想找一个心仪的下家，所以没事就在那家中介附近“守株待兔”，但是又怕人家发现闹得不愉快，就用了“帽子戏法”。

阿哲拎着简单行李走的，我拎着简单行李住了。有一天房东来串门，说这房出租的事她根本就没费过心，都是租客找租客，因为自打第一个租客入住后，就按着自己的喜好精装修了房子，五年后找了个喜欢这个风格的下家入住，下家住了三年后找了阿哲，阿哲住了两年。这是我知道的最不像房东的房东和最不像房客的房客。哪儿有这么好的关系？

我跟那个阿哲没有交集，因为房子这个介质遇见，然后因为房子交付又告别，恐怕以后再不会相见，但是，阿哲的良善却体现在干净温暖的房子里。入住时，随便哪儿用手擦拭没有一丝尘土，地上没有一根头发。原来我不知道的是，阿哲也同样体会过上家租客的良善。

住了一个多月，公司因疫情还没彻底过去，为了好管理员工，租了公寓楼，我必须搬过去住。

我把房子的图片挂在网上，好多人都加我微信聊租房的事，我在众多的人里挑了一个准备明年考研的男生。他看了房子后也觉得租金低，怀疑我是“二房东”有猫腻。我说我不是“二房东”，我是“N”房东，虽然你入住后我就退出了房子，但是，我会一直惦记这，你要好好爱护它。我给房子起了名儿叫“传承小屋”。

搬走的前一天，我彻底给房子做了保洁。我拎着简单行李下楼的那天，男生拎着他的简单行李上楼。他说“谢谢你哦”，我笑笑摆摆手说：“谢谢你，照顾好这房子哈”。

所有的房客，在这里遇见是缘，告别时，但愿有爱。

